

## 第三十二章 非凡號

天氣陰沉，灰雲在距離黃浦江面不高的地方堆積游蕩，漸漸漂下細小的雨珠，織成一張潮溼溼的大網，罩在外灘碼頭上，將這個1875年4月6日的上午，浸得淋漓濕透。在虹口這一段靠近蘇州河的黃浦江北岸邊，碼頭，船塢林立。最東面的是寶順洋行所建的上海黃浦江上第一個近代輪船碼頭，這個碼頭在寶順洋行破產後轉賣給德華銀行。寶順碼頭的西邊是耶鬆鐵廠所建的耶鬆碼頭，一年多前賣給上海輪船招商局，現在改名為招商局碼頭。招商局碼頭的西邊，依次是虹口碼頭，同孚碼頭，海津關碼頭，順泰碼頭，伯維船塢，旗記碼頭，旗記船塢，儀和碼頭。和匯源碼頭。其中順泰，同孚，虹口，和儀和碼頭都屬於儀和洋行旗下的公和祥碼頭公司所有。儀和洋行雖然隻做海運，但是它擁有的幾個碼頭，向來往於長江的別家公司的輪船開放。

最西邊的儀和碼頭上，細雨將運送煤炭時掉落在地面的煤屑拌成滑溜溜的黑糊，腳踩下去便形成一個粘乎乎的腳印。但是，無論天氣多麼糟糕，腳下行走多麼不方便，碼頭過道上照樣擠滿人，堆滿私人行李和商家貨物。雜亂的喧鬧聲浪壓倒綿綿雨勢，在準備登上赴長江中游的江輪的旅客頭上，在等候迎接即將到來的海輪的接客頭上，飄來蕩去。

和等待江輪的旅客一起發聲的是那些屬於旅客行李的鮮活家禽，黃頭白身的鵝鴨，怒發沖冠的公雞母雞，從禁錮它們的籠子的一層層格子伸出頭來，朝過往的人群發出嘰嘰嘎嘎的叫聲，不知是表達興奮還是驚慌。家禽的籠子堆裡，偶爾夾雜著一兩頭關在木柵裡的幼豬，嘰哩咕嚕地喘氣，發出餒菜般的味道，和一些旅客身上的酒氣混在一齊，送到空氣中去。

一輛裝飾得很漂亮的雙駕馬車停在等候海輪的接客群後面。坐在車廂裡的是艾瑪和

托瑪斯牧師的妻子伊琳娜。托瑪斯牧師押送教會捐贈的救災物資去華北，今天搭乘儀和洋行的海輪“非凡號”從煙台回到上海，伊琳娜請艾瑪幫忙來碼頭接丈夫，因為牧師家的馬車不夠大，裝不下托瑪斯牧師說好要從煙台帶來一批韋廉臣牧師出版的傳教刊物。

艾瑪去年又添了一個女兒。成為兩個孩子的母親，她的身材沒有走樣。今天，她身穿春天的套裝，衣服領子是意大利佛羅倫莎的蕾絲花邊鉤成，上面裝飾著駝鳥毛；頭上戴著一頂藏青色的軟邊帽，帽子下那對藍色眼睛像湖泊一樣明澈。

牧師夫人伊琳娜穿一件淺綠色繡花的米黃上裝，領口和腰帶都是淺綠色的。她的寬邊帽很深，上面裝飾著勿忘我花的刺繡。她對即將見到出門三個月的丈夫顯得很興奮。

她們正在談論對方丈夫的工作，雙方孩子的健康和啟蒙讀書，以及牧師全家即將回英國度假的旅行準備。一陣男人的爭辯聲從車廂外傳來，打斷了她們的談話。艾瑪從車廂的窗戶探出頭去，看到一個精瘦的華人男子和一個衣著華麗的肥胖華人老頭，一邊爭論，一邊走來。

"你為什麼這樣做？"瘦男子厲聲問。

"哪家付得多，我就運哪家的貨，這是生意經。"胖老頭模稜兩可的回答。

"是我先說好的，‘福青號’包給我運白布，你怎麼可以臨時變卦？"

"你的白布每十匹付三錢銀子運費，別人付五錢銀子運費，外加每匹布讓我分一成利潤，這麼好的生意，論到你，你會不做？"

"我們事先簽過合同的，算不算數？"

"算數。我按照合同賠你銀子，可以了吧？"

"不行，我要去會審公廨告你！"

"你開個數。"

"這批白布，你按原價從我手裡買下來。"

"太貴了。"

"你把我坑慘了，同治皇帝的大喪已過，現在誰還要我手裡的白布？"

"這是生意經。"

"你是賊！"

"我加倍賠你運費，再多沒有。你去告我好了，會審公廨判下來也不過如此。"

"要麼這樣，你這次加倍賠我運費，下次我再包'福青號'的時候，運費你給我打八五折，差一毛錢也不行。"

"不，下次打九五折。"

"九折。"

"成交。下午請到招商局碼頭我的寫字間來簽約。我還有事，失陪。"

胖老頭向瘦子雙手作揖后，轉身走入碼頭邊的人堆。從他們的言辭交鋒裡，艾瑪連聽帶猜，約略弄明白是怎麼回事：那個瘦漢是棉布商，胖老頭是船運商。三個月前，大清同治皇帝去世，朝廷下令全國舉哀，一時間辦喪事需要的白布身價百倍。瘦漢同胖老頭訂好運白布的合同，胖老頭貪度分享利潤違約改運其他商人的白布，導致瘦漢手裡的白布沒有及時賣出去，損失慘重，所以來找胖老頭理論。最后，兩人達成不去會審公廨打官司的庭外和解。

這時，雨停了。艾瑪想下車走走，舒展一下四肢，她打開車廂的門，剛要跨出去，卻被伊琳娜攔住了，"艾瑪，我們等地面干了再出去。"

"也是，"艾瑪縮回身子，原處坐下。

"高易律師最近忙嗎？"

"喬治他還是很少回來吃晚飯，再這樣下去，恐怕亞力克斯和凱莉都要不認得他這個爸爸了。有時候，我會問自己，當初叫喬治跳槽離開江海關是不是一個明智的決定？人是很難滿足的動物，當初在江海關上班，我們向往開業律師賺錢。現在，錢賺到了，反過來羨慕江海關的清閑。幸虧，喬治的律師事務所裡現在雇了兩個能干的律師幫辦，不然

的话，喬治現在是工部局董事會董事，既要當律師，又要忙工部局的事情，身體遲早會累垮，這是最擔心的。“

"不用擔心。托瑪斯常跟我說'有人以為這日比那日強，但也有人以為日日都一樣；各人對自己的心思應堅信不疑才好。'羅馬書14節就是這麼說的。看看人家大清皇太后，年紀那麼輕當了寡婦，現在又失去唯一的兒子，跟她比，我們都是幸福的，沒有什麼可以抱怨的。"

"這話我愛聽。回國的旅行準備得怎樣了，伊琳娜？"

"有太多的禮品要買，有太多的衣服要整理，蘿拉還小，幫不上忙。我是每天晚上送蘿拉上床睡覺后，才開始整理行李。"

"這樣不行，'非凡號'今天到達上海，12天后就要啟程回英國，你會來不及的。這樣好了，明天我差阿芳來你家幫忙整理。。。"

篤篤，有人敲車廂的門，打斷艾瑪她們的談話。

艾瑪打開門，發現是剛才跟瘦漢爭辯的那個衣著華麗的胖老頭站在車門外。

"高太太嗎？鄙人景八。這位想必是牧師太太？您們好，"景八爺脫帽向車上的兩位洋婦人鞠躬。他握著帽子的手青筋畢露，碧綠的翡翠班指和純金做的小手指甲套顯得特別扎眼。

艾瑪想起丈夫曾經向自己提到過鎮江船運公司老板景八爺這個人，他的公司不是已經併入輪船招商局了嗎？自己坐在高高的馬車廂裡，據高臨下，往下向他講話，有點不夠禮貌。艾瑪拉著伊琳娜站起來，向景八爺彎曲上身行禮，然後重新坐下。

"請問景先生有什麼事情？"

"我是來恭候托瑪斯牧師的。12天后，托瑪斯牧師就要帶我孫子坐'非凡號'去英國留學，這件事是高大人和高太太您拉的線，我還沒有道謝呢。我來碼頭，就是要向托瑪斯牧師大人請安，請示出國前12天，我孫子還有什麼事情要準備。"

"他的辮子剪了嗎？" 伊琳娜問。

"還沒有。今天晚上我帶孫子回鎮江，到祠堂給祖宗燒香磕頭后剪辮子。然后，回上海，趕上‘非凡號’。”

"他的行李呢？"

"備好了，14隻箱子，兩個仆人。。。"

"船----來----啦！船----來----啦！" 有人高聲喊叫，打斷艾瑪三人的交談。

這時，儀和碼頭上等候海輪的接客群，像幾百頭拍翅待飛的鳥那樣出現一片騷動。接客們互相推搡，人人挺直身子，有的踮起腳尖，有的興奮地唸叨"快看！快看！"，一齊向碼頭的左邊看去。

約莫一裡外的江面上，一艘鋼架鐵骨的高大蒸汽船緩緩駛來，三樓高的艦橋在漆成白色的甲板上面射出淺黃色的燈光。兩筒30米高的煙囪，其中一個正在吐出白煙。形成銳利角度的船尖劈開黃濁的江水，濺起白色浪花。50米高的五根桅杆上挂滿信號旗。碼頭上的接客們發出一片鼓掌聲，歡呼聲。

艾瑪和伊琳娜走出馬車，景八爺在前面引路，三個人一齊融入人群。這時他們遇到“維多利亞華洋食品行”的總買辦艾倫帶著他的食品補給板車隊也在等待海輪的到來。

1500噸的"非凡號"漸漸駛近碼頭，煙囪裡的白煙由濃變細，已經能清楚地聽到船的螺旋推進器在水面下仆哧仆哧的推進聲。第一根桅杆頂端的旗幟清楚地展現在人群面前：一面倒挂的繡有蘇格蘭國花的儀和行徽旗。這不是報喪信號嗎？人群裡掀起一片焦慮不安的情緒，取代了剛才的興奮激動，聲音安靜下來，好像大家都突然屏住呼吸。大清國悼念同治皇帝去世的國喪已經在兩個月前結束，在這個時候"非凡號"上挂倒旗，絕對是報告船上剛剛發生的喪事。

短暫的安靜迅速被互相打聽的聲音所取代，人人想知道船上究竟發生了什麼不幸，猜測這種不幸跟自己來迎接的船客有無關連。

“非凡號”終於靠岸，這時人們注意到甲板上右側的欄杆有好幾處折斷，欄杆下深藍色的油漆有好幾處刮破，露出裡面褚紅色的底漆，和白色的甲板形成鮮明的反差。一名水手向岸上揮動紅十字旗，於此同時兩名水手和碼頭上的工人一齊向岸上架穩上下船用的吊梯。人群不顧粘糊的煤屑地面，嘩地向吊梯的入口處涌去，但是被預先到達那裡的江海關官員戴維森先生帶領十幾個江海關警擋住。

艾瑪和伊琳娜隨著人群，擠到允許到達的最前面。伊琳娜神色緊張，用手罩住嘴，手在顫抖，艾瑪攬住伊琳娜的腰，給后者以支撐。兩人和接客們在一片寂靜裡，抬頭眼看旅客們從“非凡號”下來。

頭一個旅客是被擔架抬下來的，從身形來看是個孩子。一個婦女旅客緊隨著擔架，走下吊梯。接下來，又有十幾位旅客被擔架抬下，水手抬著擔架沿被江海關警攔住的接客群面前走過，讓接客們認清擔架上的旅客是否正是自己要迎接的親友。接客群裡不時傳來認出擔架上是自己親友的驚呼尖叫。艾瑪感覺到伊琳娜渾身都在發抖，連忙用手掌撫摸伊琳娜的后背。

“托瑪斯！”伊琳娜突然高喊一聲。她和艾瑪同時看到托瑪斯牧師右手纏著紗布綁帶，站在甲板上，左手向岸上的人群揮舞手杖。顯然他沒有看到伊琳娜站在哪裡，但是他確定伊琳娜一定在人群裡，所以向她揮手致意。

“感謝上帝！”伊琳娜哭了起來，卻沒有引起周圍人多大的注意。

出現在擔架隊伍后面的是傷勢不重的旅客，他們有的撐著用船上傢俱的部件臨時打就的拐杖，夾板，有的纏滿綁帶，互相攙扶，走下吊梯，走過人群，被親友接走。也有個別沒有親友的，沿著碼頭一直走出去。於此同時，苦力的隊伍從另一條吊梯登上甲板，在水手們的指點下，幫助那些行動可以自理的旅客扛下行李。屬於擔架上的旅客的行李留在甲板上，等待岸上的親友來取。

托瑪斯牧師是和沃爾夫船長一齊來到伊琳娜她們面前的。令艾瑪吃驚的是，向來

都是胡子刮得臉頰發青，身著一塵不染的航海制服的沃爾夫船長，此刻卻是兩腮長滿胡子，薄呢制服的袖口劃破好幾個地方，沾著油膩。他的雙眼充滿血絲，周圍是像塗了黑漆的眼圈。他夾著一個巨大的公文皮包的右手，手掌纏著紗布。

艾瑪剛想問沃爾夫發生了什麼事，沃爾夫卻先開口：“艾瑪，我要借用你的馬車，我現在要去會審公廨。”

“請便。不過，能不能先送托瑪斯牧師他們回家？”艾瑪指著跟隨托瑪斯牧師身后的兩位苦力，他們肩上挑著成捆的新書。

“我必須第一時間趕到會審公廨。托瑪斯牧師能不能等一下？”沃爾夫的固執和他平時的紳士風度大向徑庭，使艾瑪暗暗吃驚。

“托瑪斯牧師大人可以坐我的馬車回家，請，”剛才不知在什麼地方的景八爺突然出現，殷勤地邀請托瑪斯夫婦。

沃爾夫用非常奇怪的目光看著景八爺。

“謝謝景八爺。”艾瑪對景八說，然後轉向船長，“我送你去會審公廨，上車吧。”

沃爾夫跟隨艾瑪上車。經過滑膩的煤屑粘糊，艾瑪的馬車離開儀和碼頭。坐在車廂厚軟的車座上，沃爾夫開始告訴艾瑪“非凡號”上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

3天前，1875年4月3日傍晚，滿載煤炭和80名乘客的“非凡號”在暮色中，拉響汽笛，離開山東省煙台港口，駛入連通渤海的芝罘灣。往後看，港口裡幾十艘輪船駁艇的煙囪桅杆的黑暗側影，劃破在背景裡三面圍繞港口的煙台山麓的朦朧曲線。往前看，寂靜的海面在海風溫柔的撫慰下微波如鱗，隨著夜幕降臨，和天空渾成一體。這是一個沒有月亮的晚上，卻有美麗的星星出現在藍得發黑的天幕上。

“非凡號”長100米，寬15米的細長甲板擦洗得干干淨淨，在擋風玻璃的氣燈照耀下發光。從船頭到船尾，五根桅杆上的側帆全部打開，被海風吹得輕輕彎起，兩台上百噸的蒸汽引擎在底艙的引擎間裡打出粗壯的節拍，產生推動全船的主要動力，通過來回運動的

活塞，轉動輪船兩側的螺旋推進器。

沃爾夫船長留下大副安德遜在艦橋上值班，自己從甲板走下，來到輪機長的船艙。這是一間在樓梯轉彎處的三角形的小房間，一盞煤油燈挂在粗壯的木梁上，用螺絲和地板固定在一起的床鋪上沒有被單，隻有床墊，毛毯，和一件黃色的油布雨衣。這個地方充滿煙草，油布，腌制食品的氣味，和海水的咸味混在一起。輪機長彼得看到沃爾夫船長進來，忙從當作座椅的床墊上站起，他有一張毛孔很大的臉，棕色胡子，灰眼珠，熊腰膀粗，緊緊地套在藍白格子的水手服裡，腳蹬高統膠鞋，他的高大身軀塞滿房間的半個空間。

沃爾夫船長有一個習慣，在每次“非凡號”駛出港口時，必須和輪機長簡短交談一次，確定引擎間裡的運作一切正常。但是引擎的噪音太大，所以交談移到輪機長侷促的船艙裡進行。

"彼得，引擎間裡一切都好？"

"鍋爐，活塞，引擎，螺旋推進器一切正常。"

"推進器每分鐘轉速多少？"

"每分鐘26圈，30分鐘內增快到52圈。"

"三小時候后到達撩木洋，那裡有淺灘，速度要放慢到46圈。"

"船長，記住了。還有什麼吩咐？"

"沒有了。回引擎間去吧。"

沃爾夫打發走輪機長，自己回到甲板，跨過不時出現的繩索鐵鏈，來到大餐廳和頭等，二等艙的乘客共進晚餐。和沃爾夫船長共桌進餐的有托瑪斯牧師，上海自來火房董事會董事基特納，皇家地理協會亞洲分會華北支部的理事湯尼爵士。基特納董事是第一次到煙台來採購和押運山東的無煙煤回上海供應給自來火房，湯尼爵士是為了替皇家地理協會寫一份報告，到煙台來考察。進餐的時候，他們各自談論自己生活中有趣的經歷。湯尼爵士的故事尤其精彩，他告訴他們如何有一次他在日本北海道迷路，靠仆人打死一頭野鹿，

兩人吃了一個星期，連鹿腦都吃光了，才遇到當地的農夫救他們脫險。作為紀念，湯尼爵士把那頭野鹿的腦袋做成標本，挂在家裡客廳的牆上。

"鹿腦湯是世界上最鮮美的食物，" 湯尼爵士結束了他的故事。

"或許是當時閣下你餓得要命，才覺得鹿腦好吃。" 托瑪斯牧師打趣地說。

"不，我打賭，鹿腦確實好吃。我曾經向禮查飯店的廚房建議做鹿腦湯這道菜。他們不聽，真是愚不可及。"

這時，沃爾夫船長聽到船身發出一陣輕微短暫的碾軋聲。他從衣領扯下亞麻布餐巾，放在桌上，說聲"失陪"，起身離開餐桌。

沃爾夫船長來到甲板上，果然不出他的預料，海上起風了。這時候的"非凡號"正在沿著芝罘灣行進，還沒有進入渤海。一邊是遠處岸上黑腫腫的山影，一邊是大海像沸騰前的鍋水正在冒起不安分的漣漪。船頭開始輕微的起伏，濺起的海水和加強的風勢使空氣變得意外清爽。

船長跨入三樓的艦橋，問大副安德遜："風速多少？"

"10節，比離岸時增加5節。"

"風向？"

"順風。"

"把尾帆打開。"

"已經下達命令了。"

"很好。我在大餐廳裡，有事情立刻告訴我。"

"遵命。"

沃爾夫離開艦橋，回到燈火通明的大餐廳。這裡，一輪輪葡萄酒和呂宋雪茄的煙霧中，餐後的娛樂已經開場，有牌九，輪盤賭，和各種牌局。沃爾夫選擇和托瑪斯牧師，基特納董事，湯尼爵士一起打老式橋牌。基特納董事的牌風跟他做生意的風格一樣穩扎穩打，

湯尼爵士打牌的時候依然談笑風生。

"我打的是小王牌，我把厲害的大王牌留在後面，等著消滅你的大王牌。當心啊，親愛的牧師。" 爵士朝托瑪斯牧師眨眨眼。

"那就打出來吧，顯顯你有多麼厲害，親愛的爵士，" 牧師笑著回應。

"黑桃五，" 沃爾夫船長叫牌。

"紅心七！" 牧師壓到船長。

"我的手氣不好，跳過我。" 基特納的聲音很謙卑。

"你會轉運的，我的好人。梅花八，船長你抓牌。" 爵士一邊說，一邊用左手手指輕彈握在右手裡的紙牌。紙牌的背面印著儀和行徽的蘇格蘭國花。

"梅花九，沒有王。" 基特納出奇不意的叫牌，顯然他拿到了好牌。

"親愛的好人，你怎麼能這麼叫呢？梅花牌都在我手裡，你會很難受的。"

"不管難受不難受，隻要基特納董事贏了你的梅花，就像鹿腦吃完后，農夫還沒有出現，你會更難受。"

"牧師，你幸災樂禍，晚上睡覺的時候，耶穌會來找你算賬。哈哈。"

"別生氣，牧師，爵士想讓你生氣出錯牌。"

"我不生氣，我早就看出這是爵士的詭計。"

"好牌都在我手裡，我需要耍什麼詭計嗎？你們都等著讓我痛宰。哈哈。"

就這樣，在互相打諢揶揄的玩笑聲裡，他們四人打完一局老式橋牌。鄰桌傳來賭錢的銀幣叮當聲和興奮的喝彩聲。四人喝完一輪紅葡萄酒，基特納董事正要重新洗牌，這時，一名茶房托著一個銀盤走來，銀盤上有一張紙條，是給沃爾夫船長的。

"失陪，" 船長又一次向其他三人致歉后，離開餐廳，登上甲板。這時海風比前一次登上甲板時更加強烈。五根桅杆上已經打開的側帆被風吹得像圓球，沒有打開的主帆裹在橫桅上幌動，和垂直的主桅發出不斷的摩擦聲，甲板在左右顛簸。使沃爾夫更為驚心的

是海上起霧了。就像一鍋沸水冒出的蒸汽，猛烈起伏的海浪上出現一團團白色濃霧。濃霧互相重疊，向“非凡號”逼近。

“風速？”沃爾夫船長在艦橋上問大副。

“20節。”

“現在位置？”

“擦木洋海面。”

“船速怎麼沒有減低？”

“輪機長已經把螺旋槳減到每分鐘46轉。”

“馬上傳令，減到40轉，收攏所有側帆。還有，吹哨向前方示警。”

鐘鐘鐘，大副敲響一口懸在艦橋門外的銅鐘，水手們聞身奔上甲板，快速收攏所有的側帆。一個老成的水手站到船首，向霧氣逼來的前方吹起警哨，哨聲一長一短，被海風刮到船尾。另一個年輕的水手站在船首，舉起擋風玻璃后的煤氣燈，左右搖幌。大副，二副，三副，站在艦橋的玻璃窗后，同時舉起望遠鏡全神貫注地向左前右三個方向展望。沃爾夫船長親自掌舵，在淺灘造成的狹窄航道上謹慎地行進。

霧越來越濃，站在艦橋看站在船首的吹哨水手有點模糊。風向變了，轉為偏西，為了避免被吹離航道，沃爾夫下令升起左邊的兩張側帆，利用風力，保持航向。手握舵把的他和艦橋裡所有的人都不講話，豎起耳朵監聽外面的警哨聲。“嘟\_\_嘟\_嘟\_\_嘟\_。。”，一長一短的警哨聲在海風裡顯得孤單淒涼，“嘟\_\_嘟\_嘟\_\_嘟\_嘟\_\_嘟\_嘟\_嘟\_。。”，沃爾夫的眉毛突然揚起，怎麼在一長一短的哨聲中雜入另一聲短的哨聲？沃爾夫朝大副看了一眼，大副的臉上顯出同樣的表情，沒錯，大副也聽到另一聲短的哨聲。沃爾夫腦中刷地射出一道閃電般的反應：前面有船！

“什麼方向？”沃爾夫問大副，三副。

“左邊。”

沃爾夫立即將舵把往右邊大幅旋轉，船頭隨之向右偏去。前面繼續傳來“嘟\_\_嘟\_\_嘟\_\_嘟\_\_嘟\_\_”。 “的警哨聲，沃爾夫忽然覺得另一聲短的哨聲不是從左邊，而是從右邊傳來，他剛要調整船頭，一聲震天大響，“非凡號”猛烈振撼，他和大副，二副，三副都跌倒在地上。

於此同時，大餐廳裡人仰桌翻，酒杯酒瓶的碎片洒落滿地，女人的尖叫，男人的咀咒，和小孩的哭聲混成一片。托瑪斯牧師的右臂撞在餐桌的鐵腳上，無比疼痛，他看到湯尼爵士的臉被玻璃割破，鮮血直流，基特納董事被鄰桌一個肥胖的乘客壓在身下，痛苦地倦縮身子。。。

沃爾夫船長從地上爬起來，透過震碎的玻璃窗往外看，船首吹警哨和舉燈的水手都不見蹤影，船外的濃霧裡傳來一片哭喊聲“撞船了！”，“有人落水了！”，“救命啊！”，“救命啊！”沃爾夫立刻命令大副代替自己掌舵，盡量保持“非凡號”在原處海面不動，三副到甲板組織救生艇下海救人，二副去大餐廳和船艙看顧安撫乘客，自己奔下艦橋，經過甲板，到底層引擎間檢查所有的輪機運作。

兩台巨大的蒸汽引擎正在轟鳴，和鋼鐵活塞的推拉動作在引擎間裡交替發出震耳欲聾的聲音。輪機正常運作的時候，蒸汽凝聚成水珠，沿著機器的金屬表面流下，在艙底形成水窪，所以引擎間裡常備有兩台抽水機。5分鐘前，引擎間的牆上撞破一個橫向的裂縫，寒冷的海水像噴泉一樣射進來，和地上原有的水窪匯成三英寸深的積水。輪機長彼得毫無懼色，正在干劲十足地指揮工人們用常備的兩台抽水機往外排水。但是，排水的速度顯然慢於進水的速度，積水持續升高，估計一小時內將淹到台基高三英尺的蒸汽引擎的底部。那時，低溫的海水碰到高溫的引擎，輕則造成引擎熄火，重則形成威力巨大的蒸汽浪，炸破船底。

臉色鐵青的沃爾夫當即向輪機長下了一道加快排水的命令。根據這道命令，輪機長把引擎間裡的工人分成三撥，一撥繼續用抽水機排水，一撥趕到食品儲藏室去，將剛補給

的水果蔬菜扔在地上，空出9個大木桶，綁上粗繩，挂到甲板上的滑輪，然后通過前艙的通道降落到引擎間，由留在那裡的第三撥工人用小水桶不停地往大木桶舀水，裝滿水后拉上甲板倒入海中。三刻鐘后，引擎間艙底的積水終於不再加深。這時，沃爾夫又下了一道命令，要輪機長到貨艙去將基特納董事購買的無煙煤一半扔進海去，以此減輕船重，讓引擎間的那道裂縫浮出海面。

"需要通知基特納先生嗎？" 彼得大聲問。

"來不及了。上岸后保險公司會賠償的。"

當沃爾夫看到水手們拿著床墊，毛毯，雨衣，膠布，爭先恐后地堵塞一半露出海面的裂縫時，他不再逗留在引擎間。他回到甲板上，投入救人的指揮。

這時，不斷增強的海風已將濃霧刮散。海浪掀起，落下，將船體顛簸得像沸騰的鍋水裡的一片菜葉。離發生撞船已過去一個多小時，和“非凡號”相撞的那艘輪船正在相隔兩百米外的海面掙扎。對方船上突然傳來嘩拉一聲巨響，沃爾夫急忙舉起望遠鏡，看到對方煤氣燈幌照的甲板上，主桅杆折斷，砸在鐵架上僅剩的一艘救生艇，救生艇墜落甲板，碎成兩半，帶著砸翻的兩個人影，掉入海中。在兩船之間的海面上，漂蕩著撞毀的甲板碎片，撞落的傢俱，落水掙扎的人，和風浪搏鬥的救生艇。

"非凡號"配備有2艘金屬救生艇和4艘木制救生艇。每艘金屬救生艇配備7名水手，其中6位劃槳，1位掌舵。每艘木制救生艇配備5名水手，其中4位劃槳，1位掌舵。6艘救生艇在三副帶領下，全部放下海去，一邊抵擋巨浪的猛襲，一邊救人。空氣中充滿白色的泡沫，海浪忽兒高如懸崖，忽兒低若山谷，救生艇在懸崖和山谷之間的峭壁上滑行，水手們用槳柄，繩索，手臂，撈取落水的人體。最危險的是，救生艇返回“非凡號”的時候，既不能靠得太近，否則救生艇會被巨浪推向大船，砸得粉碎；又要避免離得太遠，救生艇上的人爬不上大船，重新掉落海裡。經過幾次嘗試，甲板上的水手用長柄鐵鉤鉤牢靠近的救生艇，穩住救生艇和大船的距離，讓救生艇和大船隨桀驁不馴的巨浪同步起落，然后拋下

麻繩軟梯，讓得救者爬上“非凡號”。在甲板的氣燈照耀下，沃爾夫看清好幾個得救者是穿著官服的大清官員。

又過了兩個小時，對方的那艘船明顯船首上翹船尾下陷，船上一個魁梧的大漢奔到船頭，用粗繩套住一個兩百斤重的小錨，向外扔去，希圖在船頭下錨，以此平衡船身，不料用力過猛，立足不穩，這個大漢跟鐵錨一齊墜入海中。

下一刻，海浪像大山一樣壓向那艘船，把它推近“非凡號”。排空而來的一座座浪峰在那艘船翹起的船頭上撞得粉碎，濺起無數泡沫和駭人的濺擊聲，這時，沃爾夫看清它正在迅速垂直下沉，翹起的船首邊沿上用藍漆書寫的船名。。。

沃爾夫以異常痛苦的表情，結束了煙台海面的海難故事。

艾瑪等了一陣，覺得沃爾夫不想開口，小心翼翼地問：“那艘船名叫什麼？”

“‘福。青。號’，景八爺的船。”